

朱子語類

百九冊

本朝
人物

口 13

775

43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因論唐初國初人才云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明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
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
之志然也麓不精密失照管處多卓。欄。錄畧。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
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因看科明
逸集方

問本朝宰相孰優曰各有所長力行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大雅
宰相薦張齊賢曾受一曹司甚恩齊賢後以兄事之舉
此一事齊賢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時人樸實如此今好
薦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楊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
有如此等事楊

談苑說李文靖沒中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與利事
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李文靖重厚沉默嘗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
丁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
久而出眾訝之以為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
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某前程之類何足信深

詰之文靖曰諸公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許文靖為相楊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
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屬廉恥振作
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曰
它只說不欲穿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它亦未嘗
不薦人才植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
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
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
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入
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

言
卷下
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
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
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
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
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入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
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杜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
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
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
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
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

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惓然相得戮
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
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
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
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
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
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
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
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
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比歐陽公
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
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道

顯謂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來者亦歐陽永叔在此宜
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
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
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
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
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
處人既不看又不信儒用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
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宜辨歐公銘志事這
便是不及文正道夫

范文正傑出之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

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
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銷秤停
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
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十流矣道夫
范文正公嘗云浙人輕詭易動切宜戒之子家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依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
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進
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知所畏其為相其才德
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踴躍之士如
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
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索元昊何

遂盡揆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
未得即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
子蒙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或箇朴純無能
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
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
是君子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
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
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無進
奏院每歲院中費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奉例
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必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頗與而蘇不肯於是

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名直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
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
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
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
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
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
不得此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
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
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
這幾個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

經不過釋訓話而已如楊安國彭來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陳執中俗吏然執法仁廟謂惟此人不瞞人近世葉顥近似之揚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衣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衣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襲竄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衰纏至唐及本

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其問已前皆衰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其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此問人受其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晏善治水後來果然晏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詩錄云劉晏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誰忘其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

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起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它中和骨間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它自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誤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不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廣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一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論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學可因言兼山艾軒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諸人說話雖踈疎未盡精妙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諭俗一文極為平正簡易曰許多事都說盡也見他一箇冒襟盡包得許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時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平正道夫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却剛勁或曰孫泰山也是大故剛介曰明復未得為介石守道却可謂剛介義剛

石守道只是處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揚

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問安定平日所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薛士龍在湖州嘗以書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初取湖州學法以為大學

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可學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揚

安定胡先生只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底禪說話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之徒

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文正文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却逐之云云

閩宰方叔珪永嘉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為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省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諸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

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黨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事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可學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楊

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直為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割後幕韓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魯直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

言
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大。義剛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令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端蒙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孚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杞

之祖

見居三衢

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

富人門

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

二公託以他事

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厚甚，李欲往，包公

正色與語

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焉與之

交，豈不為他日累乎？

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

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

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

所敬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

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頗有掣肘處

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

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時舉

張乖崖云：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

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節

趙叔平樂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驗心善惡之多少以二盅黑豆一盅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豆也無了便是心純於善矣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於善矣

陳烈

字季慈

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保有一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辭官表甚古橫渠嘗稱之溫公薨陳上表慰國家張文潛集中有代范忠宣

答其表書

陳烈辭官表上謂似中書之文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人遂誣陳惡其妻醜而出之楊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楊

阮逸撰元經閑朗易李靖問對見後山談叢

崔正言秦議亦好又問曾看劉質夫春冰謝顯道胡明仲集否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用入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領畧不丟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

着介甫出来承當所以作壞得如安又曰介甫变法固
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到亦無緣治

安

儒用。下荆公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
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披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
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觀荆
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強辯逆視一世如文潞
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
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变法後來皆改
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
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

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
後用後來乃如此真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
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
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
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
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
召來只是要丟語人云八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
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
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
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

似前月幸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

言
之小宮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
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
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
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
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
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
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
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
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
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变故之來定無可以
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
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

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
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
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
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時無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
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
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
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衆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
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
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
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
程出來檐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

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道夫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求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頁尚不能治何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德行學則非若海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

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半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便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太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拯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反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個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
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戚裂它當初便只
苟簡要似一苦行然某問明道共改之說亦是權曰是
權若從所說縱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章子
厚說溫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說却好曰當時亦是溫公
見得事急且把做題目問溫公當路却亦如荆公不通
商量曰溫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已病急欲救
世耳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厚輩得入其說如親政次
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拳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
去不得其如之何問宣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彥霖繫年
錄一段可見當對宣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
中須說與皇帝曰亦屢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

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不放卡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
事行遣極重曰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他日諸
公禍又重曰賴有此耳又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
何曰渠二人却要相會子宣曰錄極見渠心迹當時商
量云左除却軾轍右除却京下此意亦好後來元祐人
漸多頗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師朴無如之何又問蔡京
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遣子迎
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
出可學或錄云韓師朴是箇鶻突的人
薦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聖錫嘗問某云了翁攻日錄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曰
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學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廟委
任則可此祖錄云若言荆公學術不正負神廟委任則云

目錄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宗廟耳又以其言大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矯誣上天為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方子

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開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用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無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目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當辨而不曾辨者當

王氏新經儘有好处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着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

某嘗欲看一過與據撮其好者而未暇賀孫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學甚固錄

陳後山說人為荆公學喚作轉般倉樣畫手致無贏餘但有虧欠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此皆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泰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錄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

唐荆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又問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荆公力辨之荆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荆初附荆公荆公不魯收用故後詆之荆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貧用以作累足魯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揭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

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道夫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頓弊壞處後來荆公做出東坡人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前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下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思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

言
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
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
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
所以未知所終也大必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
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
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半
得恁地狠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語曰陸象山嘗記之矣
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
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餚家人供至或

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只不服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生
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
有外甥頗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
文字不暇入書院矣文蔚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
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
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必大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却成
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這便
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
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解作衆他

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此子這是要取奉那
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義剛

先生取荆公奏藁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廣銀云取荆公議府兵奏藁及鄴侯與德宗議復府兵之說令諸生讀之曰如今得箇宰相如此甚好又讀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繫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荆公保申行於畿甸其始固拂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太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

西夏倔強時只欲甲巽請和耳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大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太閑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其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也駐祖宗時亦無之其之意欲使更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其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人傑

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
發之其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
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將來廢了可惜因言軍政後
來因事而添者甚多添得新者却不理會舊時有者祖
宗只有許多禁軍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
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
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加潭州錄置
飛虎一軍了都不管那禁軍與親兵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
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以下溫公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義剛

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讀者溫公誠在子思誠
裏開祖

曹克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工
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

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
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
何處置因舉易云井冽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卓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後法七八年間真是爭
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
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端蒙

司馬溫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
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沉深
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切謂到此無
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着却如釋氏之忘
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

然曰夫子猶言明主不與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楊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却無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義剛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已則不能也個

溫公省識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為生育之生者不然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熟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處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個

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方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

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
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疎略悉為章
子厚所敗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却是太峻急然
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
元祐諸公大綱正只是多疎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反
倒揚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
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獎
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
多是閉着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鎮意思
是其源流太略可睹矣儒用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呂

申公申公時為樞密其人嚴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
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嘗
治已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讎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此
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合與他行
遣此處皆是病揚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雪
理此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後為
蔡京將攷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第一蘇
李明亦以此得罪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
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是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留

范淳夫說論語較鹿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庶便是出於好人之門賀孫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分曉必大

范淳夫不可曉招李方叔教其子溫溫者不惟又嘗薦陳元與自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學術議論元與又不是這樣人德明

韓持國趙清獻俱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佛尋常言語奉持亦謹居家清苦甚韓持國臥病令家人奏樂於前就床上輾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

矣德明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枝後得滄州過關上殿劄子力為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南略畧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其文極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

專六進諫辭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爰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又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踈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閑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慫慂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迓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踈脫載之目錄儒用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

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道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

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寃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揚

問黃履邢恕少居大學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入不好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備邢恕本不定豐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便不得不說處開封創子事只是後來撰出當時無此事辨誣中有妄謂二字德明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

不確實到處東去人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邢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量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段臣亦不救當時冷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揚

邢恕令王直方父為高其做一脫宣仁歡發哲宗事由文字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籠分入籠中有其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無不是揚蘇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蘇聞之駭然出蘇語李曰邢直將作好官振

因論高中人及葉祖洽曰此人本無才能但時方尊尚介

甫之學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上八
年上好讀孟子人未知之時廷試進士始用策葉祖洽
知人黃復在禁從因以告之祖洽試策皆援引孟子故
籍皆擢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
不進當時不甚擢用元祐固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
復行紹述之說依舊在閑處無聊之甚遂自詭以為熙
豐舊人知熙豐事為詳又謂趙挺之亦熙豐舊人嘗薦
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問之士大夫貪得患失固無所
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
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
自執牽引它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
都迸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如
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他儒用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
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
悲呪一般更無奈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
談言士人倘做文字問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
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久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
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友仁

學東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
義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
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
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
公在黃州倡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
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

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質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對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鄙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

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及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蓋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道天。以人問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釋不甚嚴厲東坡稱廬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事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

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
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
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
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
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
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又
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
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太原頭只在這裏
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是道便是
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
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

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
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
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此子夾雜又云東坡
如此做入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
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舉
曾直飲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必游
食帖文字熬弱都不及眾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
上書然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
有變更意賀孫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
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
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

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
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
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
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
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
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
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
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
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
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
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備
一蘇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振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
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
聽得入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
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厚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嘗國時是一樣議論
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公謹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
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厚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太節自虧
了後來為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
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溫公神道碑

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為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_{湖州人}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為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其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為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為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督底

人他又為正人所惡那邊又為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脩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即深惡之有何高見_卓

溫公自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行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東坡作溫公神道碑只說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却節去論方平事為方平諱也某初時看更曉不得後來看溫公文集方知是如此文蔚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象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曉蹊者有之未有言曉蹊而其中

不曉蹊者

三代節制之師老蘇權論不是誤

東坡善議論有節若海

東坡解經尚畫莫教說者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

發明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入不到處如論語說亦

然有好处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

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

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煅煉得

成甚次第來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如處

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寬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

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

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

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義剛

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

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故其說之必行

厚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

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學者

所當察可學

東坡刑賞論太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

意
奈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

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不
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字之意此自是忠厚了
若更於罪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尤是忠厚
此是兩截之事卓

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其
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人傑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
矣這見得眼自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
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
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

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
首論富公使虜事豈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
富公在青州活飢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
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須要知富
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
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為此舉實為下策而坡則
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
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
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
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
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復復故假此
說以發明其議論爾道夫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淳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率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

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靜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淳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

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說得
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
做得此邊工夫只是東飄飄地沙魔過世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
面了透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入皆不
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額上相會坐
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
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揚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蓋喬同給東坡以求詩爾
個

東坡薦秦少游後為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嘗
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

許東坡也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
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
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

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
都是閑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
湏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
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自己是本其他都是閑
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
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下語
一點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
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挂天踏地方不負此

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此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賀孫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為而然周禮纖悉委曲去處却以聖人有邊譽於天下之意大段卸埋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公文字太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字正而點檢李

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平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木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太繁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有字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義

剛

因說樂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白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入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

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太段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太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今身月是个性則是先生才一箇个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着成甚義理雉

子由深有物作穎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當時有楊三門下侍郎甚近

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
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
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
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
老居穎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冒特來謁之不見
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
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
來相見歸不出矣楊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
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
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
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莫帶

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楊

龍川六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害蘇子容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蘇東坡

時守湖州來攝東坡驚甚時陳伯脩為梓多調護事

名師錫建陽人常作察院東坡下御史獄考指之甚蘇

子容時尹開封勸陳世儒事有入言文潞公之徒嘗請

託之類亦置獄有考掠之聲有詩云云世儒執中子也

世儒所生張氏酷甚似外甥世儒妻一日諷群婢云

本官若丁憂汝輩要嫁底為好嫁要錢底與之錢群婢

以此遂藥殺之後置獄夫婦皆赴法其婦慧甚臨赴法

時遂製憲紙一片即描成一苗字使人送與其夫

楊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可學東坡謚文忠時無太師曾誤寫作太師人與言之曰何妨遂因而贈之今行遣年月前後可攷揚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學得他文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某如何元來只是分武靈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黃振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姪姪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關甚事黃魯直以元祐黨貶得放還因為荆南甚寺作塔記人以此媒孽他故再貶所以蘇子由們皆閉門絕賓客有人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隣人云他十數日必一出門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讓其坐且云待某入着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黃魯直書涪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

言類 卷四
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比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太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于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

應言極諫科令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幸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傳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為證又不看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賜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曾直好在甚處曰他

亦孝友文蔚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
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
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
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
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蓋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
蓋指此事載必大揚錄云謝任伯作墓誌所載不明此豈可不自於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為友壻皆郭氏壻也後山推尊
蘇黃不服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南郊
行禮親戚謂其妻曰登郊臺率以夜半時寒不可禁須
多辦綿衣而後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家借得下
裘以衣後山云我只有二裘已着此何處得來妻以實

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
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文有云囊無副衣即謂
此也趙挺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附蔡元長以得進後
來見得蔡氏做事勢不好了却去攻他趙有子子曰
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易安之夫也文筆取高金
石錄煞做得好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
隨賡蔡子詩此固休倔強凡事且從宜人傑

張文潜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填滿
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關允子昔議論宗蘇子
由一切放倒無所為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為
陳無已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檜亦喜之楊

徐德占為御史中丞不敢見入朝路見南豐叙致甚恭南豐待之甚踞云公是徐禧久聞公名云云楊

董敦逸在紹聖間為御史嘗命錄問孟后事文字都上次日忽入文字云臣昨日錄問時覺得宮中人口中有無名者臣恐有枉當時以御史錄問為重未上文字時能論列未必如是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曾子宣薦王皆一時名士董亦在其中名下注云臣履常疑其人履前時細行亦謹與邢恕同學未必不是為邢所誘也楊

汪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人遂執此以生事楊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

誣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糊糊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達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賀

孫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堦中書之後
遂棄務作起徽宗改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
嘗有書諫其兄其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答
書謂吾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
然所見亦鵲突揚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本
不喜蔡京蔡京來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不得
遂謁見之京公服秉笏謝云今此得還朝皆相公之力
翰林之助子開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秉笏謝之
子開亦忘其笏只以手答之子開因蔡確事被劉器之
所逐後見其兄引薦繆遂多主元祐之人子宣書與之

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黨吾弟亦嘗不容於元
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深自恨而故服了翁
揚○或錄云京致恭子開略答之忽出笏稟事因
及子宣政事子開正色曰賢道家兄做得到是邪

曾子宣手記被曾揀出好底印行某於劉共父家借得全
書看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據布所記則元符間
何為與章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
然每奏事布必留身對必及厚厚獨對必及布哲宗欲
而聞其過失亦多詢及之至

了翁以書達曾子宣子宣怒號是而讀陳曰此國家大事
相公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下足陳因此出揚
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多好
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之所

以平生所立如此

陳了翁在熙寧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

不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

人傑或錄云了翁固是好人亦有小小智數云云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

若海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志言矣

言矣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雖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道夫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

由謫循州元城經行梅州當時有言劉客之好命用事者擬竄某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宣和末年方沒只隔一年便有金虜之禍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入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群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德明或錄云此老能救得如何

鄒道卿奏議不見於世德久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二山刊龜山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為疑故奏議不可不行於世

安止

判院聞之刊於
廷平。德明

問劉元承撻鄒志完舟人事見前氏客語曰道卿赴貶到某州元承為守舟人覆苦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撻之因云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煞做好官德明。楊錄云舟子不用錢頭載劉問之追舟子史一慎不待去載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護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奈何劉莘老死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初文潞公之子及甫以劉莘老當言路潞公歆除中書令諸公議恐事多易雜若致繳駁反傷老成遂只除平章軍國重事乃是為安潞

公計耳渠家不悉反終以為怨及甫以書與邢恕有粉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柬待黨事發即以此嫁禍於劉梁本來粉昆之語乃指韓忠彥蓋忠彥之弟嘉彥為駙馬都尉人呼為粉侯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下獄供稱司馬昭是說劉摯粉是說王巖叟以其面白如粉昆者兄也兄况也是說梁况之故王巖叟雖已死而二人皆以此重行聚眾以死賀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殺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

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寬之因論范淳夫廣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摯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原

好

果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為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後如此廣

龜山作周憲之墓銘再三稱其幼童貫之疏但尚書當時亦少索性若海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悖慢無禮諸公爭排之然據子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一扭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矣

又他箇不好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儒用○以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揚

下章蔡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諸學自嘗饒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後無度趙鼎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未竟亦復無所措手是京四次入相後至自廢始終只用不重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

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正者矣儒用

蔡京誣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太患然依違鵬突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姦黨皆為為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受上携鄭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子勸卿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盖有已廢立之意矣義剛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祐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主王黼輩嘗操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大思慮者欲再立后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輩當安不然皆有子憂之恐東宮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揚

京當時不生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於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閑下客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虜人物丁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只反倒得京逐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潭州及至潭州遂死問李伯紀後來當國時京想已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其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今衡州所刊劉諫與泰發蓋微諷之按遺史京之愛妾二曰慕容夫人曰尚主小李小李出其下快快求遂嫁宣贊舍人曹府後為湖南兵馬都監京死潭州李氏殯之於一僧寺儒用蔡京靖康方敗死於潭州八十餘歲自病死初不曾有行

遣後張安國守潭泐壘此寺為理之然有人見其無頭
後來朝廷取者也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夔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
事封英國公蔡國公後欽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太保上
將謀內禪親書傳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
敢承曰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
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
之又欲誅之乃命陳述持詔即所在斬之述具行上又
取詔書從旁批三字曰脩亦然於是兄弟及誅

蔡條又有鐵圍山語錄條與攸雖不同然其用意又自乖
攸只是囊紳條款

許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極於侈靡亦如龜山意歸咎於

王氏長篇之說因別解此詩以進云涇水最濁濁者所以
以厚民當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去擱截
不知擱得住否必大

范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皆建陽人薦之於徽
宗遂擢為右正言徐知本一庸人不知因甚得幸致虛
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
政不可京一到這許多事一變更退捺不下雖為曾子
宜論列一番然如何過得蔡京之勢呼嘯群小之黨以
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為驚世駭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
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魯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
與之觀星曰懷感如賀季東南必有獄范以告得官湯

東野資之入京亦得官可學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士大夫過但以甯舒縮便是長短他時人目為猪鬣以其狀似猪以甯拙士此數子弟因賦以其號自標為甚猪鬣大夫猪鬣即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舊見一策子輒今記不得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燾也不曾見此事只太畧聞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學術事如徐秉哲孫觀輩說得更好後來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德明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樂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入多是育才會說底若使看好人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又問那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

刑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略點他耳又曰他家有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項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者宋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名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儒用因言宇文虛中嘗從童貫開邊山隨童貫亦多年末嘗有一言諫童貫之失後來徽宗與其弟穉中說開卿云虛中也極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不得已出之虛中後為奉使虜人留之尊為國師凡事必咨問甚敬信之凡虜人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虛中教之後

來取其家眷秦檜盡發與之以其子某為河南安撫或者謂虛中雖在虜中乃為朝廷嘗探伺虜動靜來報遠下多結豪傑欲為內應因其子為師入兀朮是時往家國國中空虛虛中遂欲殺兀朮聞之遂亟走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武者以為秦檜知虛中消息密令人報虜中云虛中欲叛故虜人得先其未發誅之卓徽宗任郭藥師其人甚狡儻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嗣此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郭郭底有謀郭箇甚乖義剛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傳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个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遺其子灝挾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

而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被氏
此其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
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
旁近以為聲援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
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侍儒用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師時早間理
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
了相與久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間難教戒所以鞭
策者甚至故有人為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
亦嘗事之九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
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自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
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察令各人以瓶來取

如教給之從小至天一樣無分毫私偏先生又云小處
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
居禁中事如焉然道君曰徐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
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揚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年守得極
好虜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
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顯為河北都
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
可違以言河北之地則國家所持以為根本以言其父
則正在危難有世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顯受命
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子蒙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

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得箇
仗之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
是平仲之謀姚種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
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劫不勝歛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
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種師中河東之
走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之敗
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恠如種師道
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宣御營欽
廟授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以卡使之自補師退只用
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太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
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辯不行御批云身為太臣遷
延遲事是時許松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野二字與

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
種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
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
覆力執太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
亦做不得事可學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
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疎略如
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種師中赴敵而死
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
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兵院嚴
守備以俟援師乘便迫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
而遁侯其度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眾出城
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自於行營二月
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種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

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
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
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
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棄間來突師中欲取
銀賞軍而輜重未至故士心皆散又嘗約姚古張彥兩
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累創力戰又一時死
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
官王從道朝服而斬於馬行市
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
樞府一紙書不量可不遽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
於孫觀所紀故多失實問觀何如人曰觀初間亦說好
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
諸人附訶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甯嶺表尤叩諸公見李
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廬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

臣觀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觀其所見聞進呈
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
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平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
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
極是害事昔平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
幼主旁使吾黨輩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
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儒用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問老种如何處置
种云合再劫諸公不從种再云拜告种老将不會說蓋
虜人不支吾再劫也當時欽侯立春出戰者待种師中
來也德明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計於种師道曰再劫時不能

從使再劫未必不勝也曾有久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
以為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
做關祖

因論姚平仲劫寨种師道令更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
再劫却是因說虜怕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
怕此中人輕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因那人三四月
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常言云
見長於所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所營便是劫寨
是他最怕此也汪太師福時某亦在洋亮來時一日送
劉寶去用兵汪太問云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虜人戰
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丟矣蓋
此中只有些精銳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

已困於彼矣汪太云劉太將如此說了却如何揚
种師道字彞叔贈太傅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練古今
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紫已講和矣對
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
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姚平仲
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母拜許乘
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蒨素頗頗方入對望見
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何故也又請緩與金
幣禁遊騎使不得遠接俟彼情歸扼而獻諸河公薨于
第年七十六閏月京師復受圍城陷上慟哭曰朕不用
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渡

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保揚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閑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其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兵云云要從其种方應謂彼俟其過河擊之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聞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揚

靖康之禍繼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道夫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入莫可主張否曰也難幸張胡文定謂龜山云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說得極公道道夫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其有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儒用卓錄云因言靖康

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與天下
多事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盡用而論上未夫只
盜賊中有幾個人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
惜宗澤在東京然招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
都亦以圖恢復被汪黃詆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
賊當初高宗能听宗澤李伯紀輩猶有以進步處所以
古人云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
又無糧食與他喫教他如何得其勢只得散為羣賊以苟
旦夕之命而已其間有
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汪伯玉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明
州近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都之
事皆備載當時只是為汪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
於近處偶得二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羣盜四起
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
往河北討伐金虜廟堂却行卡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

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常見知宗子肅云高宗在南
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
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
兵屬太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尚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
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
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
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
所之子肅云向見叔尚時有一人常着道服隨之疑即
是陳烈可學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
知廟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
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

又舉子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已
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
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
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面偽救迎太后垂簾
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
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
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是薦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
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
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
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德明
劉聘君言在太學時傳寫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當
時法禁重也揚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虜人群盜皆攻不破朝野

有規跋甚好

陳規唐弼子守順昌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涼棚樣閣之於

上虜人來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陷皆不能動矣楊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從實錄

子蒙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戶共田百畝只
得一牛由是大擾時潁州倅李椿之攝郡與議不合遂
和歸去來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追官勒停李字
彭年岳州人義剛

